

小倉山房文集

小倉山房文集卷二十

錢唐袁枚子才

公生明論

或問公生明荀子之言非歟庸醫之治人也覃精竭思  
公矣而人不治庸相之治國也引經法古公矣而國不  
治以是觀之公安能生明歟袁子曰子亦知夫荀子之  
所謂公非今之所謂公乎夫公者對乎私而言之也必  
先知何者謂之私然後知何者謂之公所謂私者非貨  
利而已也自賢自智強不知以爲知私矣矯俗矜廉避  
嫌好勝私矣喜功名之已出懼他人之我先私矣氣質  
之麤學術之偏私矣私卽不公不公則不明貨利之私

知其不可而犯之者也。其害於明也淺。意見之私。不知其不可而犯之者也。其害於明也深。彼無私者非聖人耶。然而聖人不自知其無私。故邇言必察。昌言則拜。舍已從人。以求其明。其求明之心。卽公也。旣公矣。焉得不明。彼有私者非庸人耶。然而庸人不自知其有私。故不咨于人。不詢于衆。悻然惟所欲爲。其自以爲無私之心。卽私也。旣私矣。又焉得明。天下林林而生。總總而羣。先王所以設君相而治焉者。慮其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愛。故也。他人之父子兄弟。私也。與先王何與而爲之。立政設教。以求其親愛。則先王之公也。周官論刑曰。議親。議貴。孔子於賢曰。舉爾所知。於親曰。父爲子隱。詩曰。

遷其私人曰言私其縱古之聖人不自諱其私又惴惴焉若懼人之忘其私而爲之代遂其私嗚呼何其公也惟其無有已之見存而萬事萬物無不文理密察以措之於至當公之所至明自生焉或曰子之言公是矣今之明者多流于刻何歟曰刻非明也卽昏也夫明者明乎其所當明也刻者明乎其所不當明也當明與不當明亦了然易曉矣而尚且懵焉非昏而何日月之明容光必照然容其光則照不容其光則不照也若夫螢火鬼燐糞溷中猶營營然照之爾大學曰在止於至善明乎所當止之處故曰明彼貿貿然抉摘不已者是不如止於邱隅之黃鳥也固禽獸之不若也而得謂之明乎

人不小慧者不大愚不小忠者不大詐故憤憤之昏淺而察察之昏深見於一偏之明小而攬其全局之明大仁而不明者有矣未有明而不仁者也可以寬可以嚴可以生可以殺惟其當耳當斯公矣然則謂明生公也可

佛者九流之一家論

韓子闢佛太迂白傅佞佛大愚折衷者其北朝高謙之乎謙之之言曰佛者九流之一家耳夫九流者君子之所不得已而存焉者也三代下四民不足以盡天下之民于是陰陽星巫佛老諸家興焉如人身之有胼指贅疣如人家之有嬴僕有情遊子弟亦皆不得已而存焉者也倘必欲灸除而攻去之奚能哉奚必哉然予以爲佛之非佛自知之不待人攻也惟其自知故所以備攻者無所不至而所以自衛與誘人者亦無所不周天下有非其力而可以美食者乎佛知之故茹素有非其財而可以厚葬者乎佛知之故火化有僂民而可以留種

者乎佛知之故不娶此皆佛之本意也然其說則託之于慈悲矣示寂矣不姪矣且慮其坐而食則病乃禮拜以勞之死而焚則熄乃塔廟以神之無子孫則絕乃招徒衆以續之取于人而自利則術破乃爲祈爲禱以利益之城市居則褻乃踞名山勝境以崇耀之曼衍其書一波窮一波又起故聰明者悅焉含宏其教元惡大慙立可懺免故下愚者悅焉噀使佛而果自信其說則飲食男女可也旌別淑慝可也直指其理以示人可也又何必左支右絀廣招濫受而爲是汶汶者哉彼九流者其誕與佛同而不自知其非故且肉食矣婚娶矣取人之財以自奉矣宜其教之行于世者不如佛也然不如

佛而能與佛常存者何也則以無業之民非此不養與  
佛同故也凡以吉凶禍福之說動人亦與佛同故也夫  
吉凶禍福無人而不动心者也因人所易動者動之乘  
其虛句其餘寡多益寡以暗輔井田封建之窮以補周  
官閒民之職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周孔復生必不信  
九流而何肯信佛必不去九流而何獨去佛若夫吉凶  
禍福命也不因吉凶禍福而爲善者知命者也孔子知  
命自言年且五十矣孟子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之說  
是何造詣而謂常人能之乎韓子以知命之君子望天  
下之常人而自傳又甘以常人自待吾以爲所見皆出  
高謙之下矣

劉後主可比齊桓論

李密謂後主可比齊桓人疑其阿舊君余謂非阿也人君之道無他用人而已用人之道無他勿疑而已孔明之賢足用後主之用孔明不疑然則用伊尹卽爲湯用太公卽爲文王矣何區區之齊桓而震之先主歿後不聞後主下一詔行一事一則曰丞相再則曰丞相以爲形迹無可疑乎則全蜀之兵孔明主之在朝之臣孔明黜陟之鞅鞅非少主臣漢宣之芒刺此其時也以爲時事不足疑乎則街亭一敗陳倉再遁魏之君臣豈無反間之縱廉頗之失亡此其時也居可疑之時操獨信之識雖先主家法孔明明忠誠有以致之而要非後主之賢

不及此。且吾以爲後主不特比齊桓。且勝齊桓。齊桓多  
內寵。管仲不能裁後主。妃嬪之數。董允能裁之。管仲死  
勸除易牙。豎刁。開方。桓公不能從。孔明死。勸用蔣琬。費  
禕。董允。後主能從之。其不顛覆典刑也。賢于太甲。其不  
惑流言也。賢于成王。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也。賢同  
孟莊子。嗚呼。使後主守文之世。臣如孔明者。輔之。致  
太平。興禮樂。未可量也。丞相先亡。而諸賢短命。獨勸降  
之。譙周老而不死。豈非天哉。且世之稱孔明者。亦非知  
孔明者也。稱孔明者。疑若聰強廉悍。目無朋輩者矣。不  
知孔明之賢。卽後主之賢也。其賢奈何。曰。用人而已。其  
用人奈何。曰。勿疑而已。夫馬謖一用而敗。似乎孔明非

能用人者不知此正孔明之能用人也帝堯不以一絲  
之故而疑舜禹孔明不以一謾之故而疑諸賢觀其推  
雲長獎馬超拜許靖之虛名用秦宓之利口怨簡雍之  
倨床聽子龍之還絹縱法正之報恩怨泣楊暉之諫辛  
勤交元直而求啓誨平交州而問得失勤勤懇懇樂取  
于人孟子所謂好善優于天下者是也秦誓所謂斷斷  
兮無他技者是也後之人誤褒孔明而妄譏後主宜其  
不知爲政歟

荆軻蓄盜論

綱曰荆刺書盜倣春秋之書齊豹也誤矣豹爲衛司寇  
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故曰盜荆軻非秦臣也爲天下  
除虎狼其見大處遠過豫讓非豹比也夫周之亡天下  
非若桀紂之亡天下也亡桀紂亡獨夫也爲獨夫報仇  
者頑民也周積德累仁千有餘年子孫衰弱無暴虐之  
迹不過尾大不掉以亡于強秦而秦反有桀紂之暴以  
滅文王周公召公之社稷以大義論之凡爲周之臣民  
者復仇而義爲六國之臣民者復仇而義彼荆軻者獨  
非周之遺民乎雖無燕太子軻誠勇士亦宜行也嗚呼  
軻之刺秦王豈真以燕太子飲食供奉之美而遽以身

試哉軻雖下愚自待如螻蟻亦不應以區區之恩爲之  
死也蓋天下之苦秦久矣其憐六國而思周也更久矣  
如姬之嬖侯生之老仲連之達張良之智田光之深沉  
樊將軍之慷慨高漸離之窮且瞽皆不能一日忘秦者  
也彼俱欲刺秦王蹈東海而甘心者也軻與田光樊將  
軍高漸離交最善其蓄此志也久矣不過少督亢圖與  
匕首耳彼太子者亦人豪也刺亦亡不刺亦亡與其坐  
而待亡不如刺之所謂順正以行其義也當六國盡亡  
秦兵且募渡易水之時而責以行仁義張三軍此凶年  
勸食肉糜之說也假使藥囊不至武陽不驚殿柱不中  
刺死秦王河一身當之扶蘇尚幼秦大將擅兵于外其

時張良川橫魏豹之徒必有環視而起者秦燕之存亡  
未可知也天之歷數必歸于秦而召公之血食終于就  
斲豈軻與丹之心哉且軻固非暴虎馮河者也待客與  
俱何嘗非臨事而懼之意而丹臨孤城待盡之時勞心  
焦思皇皇促行者亦人情也國勢倉皇既少同心又懼  
漏洩故軻不能將已意達之于丹丹又危且怯計無再  
復而遂爲白衣冠之送君臣上下出萬死不顧生之計  
圖存社稷君子讀史至此將涕泣哀傷之不暇而反加  
以盜賊之名此又丹與軻所不料于千秋萬世之後者  
也或曰然則張良之擊與軻同乎曰張良之擊報于事  
後也軻之刺救于事前也軻事成而燕且不亡是軻更

賢于良也。宋儒以良遇高祖，義而尊之，見軻敗丹，斬賤而貶之，論成敗不論是非，穴坏之見，可謂之脊秋法耶。

駁侯朝宗于謙論

侯氏曰于謙非社稷臣也故不諫易儲袁子曰于謙社  
稷臣也故不諫易儲侯氏欲論于謙先讀孟子孟子曰  
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又曰大臣者以安社稷爲容  
悅者也宣宗以社稷人民付正統正統不能守付景泰  
景泰能守之然則彼正統者固得罪於社稷人民而孟  
子之所謂甚輕者也其君輕則君之子更輕當其時正  
統既棄其天子之位而北狩矣譬如吏棄城將棄軍遺  
敵之擒而僥倖返國幸矣復欲償其官蔭其子孫此何  
理也晉惠公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光武曰使成帝復生  
天下不可復得唐肅宗卽位靈武明皇西歸唐賢如顏

平原郭汾陽無請上皇復位者何也至尊之位非如弈  
棋可朝暮易也若論太子之當廢不當廢先當論景泰  
之當讓不當讓景泰不當讓則太子非天子之子廢可  
也景泰當讓則羣臣當爭之於上皇返雖之年不當爭  
之於景泰易儲之日景泰非周公比也周公抱成王未  
嘗踐天子位而景泰固已建元改號矣就使衛叔武有  
迎兄之美宋穆公有立兄子之文春秋責備賢者以之  
責景泰可也責于謙不可也夫謙固社稷臣也以安社  
稷爲容悅者也但願其君有治世之大功不願其君有  
謙讓之小節金英婦寺之忠爭太子生日景泰默然知  
其譎諫亦不加罪在謙固聞之矣就使博一諫名未必

遷于帝怒謙誠迂備宜諫謙誠巧士亦宜諫以諫之才卒不出此者其所見者大而用心純故也謙見殺時徐璉等誣其迎立襄王世子王文力爭謙不辨人以爲于公必無此事故笑而不辨予謂尤不足以知公之心也景泰廢太子見深立太子見濟未逾年見濟亦亡當是時儲位未定上躬不豫外寇猶存謙之心又恐社稷之危也必有密啟景泰爲社稷計者或仍迎上皇或仍立上皇之子或擇藩王之賢者而立之君臣魚水所論事秘外人不得知也故景泰聞鐘鼓聲疑曰是于謙耶以謙之忠帝豈疑其篡哉帝必深知謙之心惓惓於社稷之不可無人故疑其有所迎立耳然則景泰無子襄王

有山房 卷二十一  
世子果賢於上皇果賢於上皇之子則迎立之謀并不  
必爲謙諱也謙但知有社稷而已遑知其他吾又嘗讀  
宋史而歎明之不亡非謙之賢實景泰之賢也宋南渡  
時有相如李綱將如宗岳而不能終於二聖不歸景  
泰用一手謙遂使社稷人民危而復安而上皇亦得生  
入國門及再竊大位而反戮其勲臣革其年號嗚呼寃  
矣然而公論卒難泯沒故成化爲上皇之子而特旨褒  
公之忠王弇州亦當時臣子而深不以易儲爲非侯朝  
宗隔二百年始生異議魏叔子從而附和之此非持論  
之苛由其學識之小故歟

書後

或難曰子以社稷爲重然則死建文者非與白一則社稷有人而奪之篡也一則社稷無人而守之禮也景泰得國豈永樂比哉本朝王山史方望溪俱謂公之不諫以身握兵權恐諫則景泰將忌公而轉廢太子故也所見亦高然鄙意以爲委曲以取大臣之心不如直捷以論大臣之道

魏徵論

魏徵者才智士也非賢臣也徵以諫得名而所諫不得與古諫臣比古之諫臣婉諫與直諫不同受賞與受誅又不同要在問其心而已其心純雖好貨好色孟子親勸其君而爲君子其心褻雖攻擊上身谷永曰諫其君而爲小人魏徵之諫魏徵之心何如乎太宗銳意太平頗事粉飾名言讜論史不絕書縱囚吞蝗之事靡所不爲其不肯殺諫臣以自累也明矣當其諫也太宗有故縱魏徵之心魏徵有挾制太宗之意太宗示其意以引誘徵而博納諫之名徵反其迹以迎合太宗而彰能諫之直是君臣之交相籠絡以成名也曷足貴也使太宗

有納諫之實。徵有忠諫之心。則太宗不應貳過。徵諫而不聽。亦當去矣。何君臣之喋喋不憚。煩乎徵臨卒以諫。艸付史官。太宗大怒。踣其碑。停其子之尚主。蓋至此而君臣爭名之心。彼此露矣。不然諫艸何與于史官。而付諫艸。又何損于太宗哉。太宗退朝怒甚。曰。會須殺此田舍翁。長孫皇后具簪珥以賀。乃免。夫太宗者英主也。果欲殺徵。殺可也。何必退而詛咒。如兒女子然。蓋不如此。不足以彰皇后之賢。此太宗許魏徵以取名也。太宗引徵望昭陵。曰。臣以爲獻陵耳。太宗臂鶴徵。奏事故遲。鶴死。懷中夫魏徵者直臣也。果人主不當念亡后玩禽鳥。諫可也。何必佯爲不知。而刻薄其趣。不可施于友者。而

竟施于君以爲不如此不足以動人之傳聞此魏徵許  
太宗以取名也太宗納元吉妃殺張蘊古盧祖尚較望  
陵侍鶴二事過孰重焉而徵既無諫章又不去位其故  
何哉蓋徵固才智士也知其說之可以行卽不行亦無  
害則諫知其說之必不能行而又犯上之所忌則不諫  
其事太子建成時屢勸殺太宗建成不能用夫高祖之  
天下太宗之天下也以徵之才智豈不知以吳泰伯勸  
建成亦豈不知以修身睦弟勸建成而忍爲此羽父華  
督之計者徵蓋深知建成昏暴不可以正言諫故也其  
諫太宗之心卽其諫建成之心而已矣徵曾爲李密官  
爲竇建德官再爲建成官終乃爲太宗官女之四醮而

以克家稱者也。諡之曰貞愧矣。

魯肅論

孫權以荊州資劉備肅勸之荊州不還權深爲肅病或曰肅心不忘漢故資蛟龍以雲雨或曰是肅之失計公瑾在必不爲此是二說者皆不明天下之大計而熟籌夫當日之形勢者也肅果忠于漢則去孫歸劉可矣何必懷二心以事君若以爲失計則當日之深于爲吳而得計者莫如肅淺于爲吳而失計者莫如呂蒙陸遜惜乎孫權之智短量小而不能用于劉以其破曹赤壁之戰權能獨力以破曹乎抑合力于劉以其破曹乎荊州得矣權能兼取蜀以獨立乎抑終不免于依艸附木以自立乎孔明之謀蜀也先結孫權而後攻魏魯

肅之謀吳也先結劉備而後攻魏魏可滅操可誅天下  
事未可量也魏未可滅操未可誅而唇齒已固外難不  
侵大丈夫將三分鼎足南面而稱帝耳安肯受人封拜  
屈節一朝局促如轅下駒哉英雄所見大抵同也惟孫  
權見不及此然後襲取荊州通和于魏而從此稱臣質  
子無虛日矣亦惟昭烈見不及此然後因荊州之故而  
白帝稱兵一敗嘔血矣不特此也曹操據形勝之地擁  
百萬之衆又得孫權爲之外應宜若無所却顧者然趙  
儼襄陽之役不肯窮追關公勸留之爲權害操深然其  
說權請擒關自效操發露其奏射以示關而使之走夫  
以操之強猶欲學戰國兩利而俱存之說使自樹其敵

而。以。區。區。之。吳。乃。欲。外。絕。獨。援。孤。軍。當。操。不。已。悖。乎。力。  
不。能。當。操。勢。不。得。不。稱。臣。既。稱。臣。勢。不。得。不。納。貢。而。受。  
封。爵。心。有。所。不。甘。又。不。得。不。詭。詞。阿。諛。而。陰。爲。反。覆。耶。  
貞。一。匹。夫。耳。敢。于。稱。詔。倨。傲。坐。車。自。若。而。權。以。江。東。兩。  
世。之。王。業。至。于。俯。首。都。亭。羣。臣。流。涕。此。皆。伯。符。父。子。之。  
所。傷。心。于。地。下。而。魯。肅。之。所。逆。料。者。也。得。十。荆。州。足。償。  
其。辱。否。肅。之。言。曰。宜。相。輔。協。與。之。同。仇。曰。總。括。九。州。先。  
成。帝。業。權。雖。有。負。此。言。然。黃。初。以。後。魏。好。不。繼。蜀。使。仍。  
通。事。到。無。可。奈。何。終。不。出。肅。之。所。料。而。徒。然。挂。叛。名。于。  
魏。國。竊。尊。號。于。暮。年。先。王。之。姊。妹。不。終。合。肥。之。號。令。不。  
遠。自。埋。自。捐。形。同。狐。鼠。不。用。良。謀。祇。取。辱。焉。古。者。虞。假。

道而偕號亡韓魏肘而智伯滅陳涉不聽張耳陳餘立  
六國後以敗馬超受曹公反間離韓遂以敗權不能效  
韓魏張陳之謀而甘心于虞公陳涉馬超之下悞矣且  
權絕蜀好之後其不亡于魏者幸也蜀修關公之怨伐  
吳吳求救于魏劉曄勸襲之賴魏主不從以免出兵後  
魏僞助討備仍欲襲之賴陸遜收兵以免及至鍾會伐  
蜀吳不力救遂致兩亡此皆日後之明驗也然則知此  
者孔明子敬而外無人乎曰史稱曹操方作書聞權以  
荊州資劉備不覺筆落于手夫荊州已非曹有矣以一  
家物與一家與操何與而乃駭然震驚者正恐魯肅之  
計行兩雄相倚而天下難爭故也嗚呼操之才所以終

出孫劉上哉

高帝論

用天下之兵不如用天下之鋒鋒卽兵也合時與勢而  
鋒出焉敗國之氣累世不復勝國之兵所向無敵兵之  
勝敗鋒之利鈍實使之項羽以輕用其鋒而計失于高  
祖高祖以早藏其鋒而計失于匈奴均失也人皆知項  
羽之失而不知高祖之失者誤于史稱規模宏遠而不  
熟計夫當日之時勢也時莫利于相良平將彭韓勢莫  
利于誅秦滅項平城置酒高會自取敗耳何至一蹶不  
振祖宗弱于前而欲子孫振于後吾知其難也嘗謂高  
祖之得天下也晚故其爲子孫謀也太早而其除功臣  
也太速高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匈奴尚在而功

臣已盡何也當是時使高祖下詔曰朕有積怨深怒于  
 匈奴諸公輔朕平天下共安輯之與諸公約王齊王楚  
 世世享之遣韓信數千出酒泉彭越數千出上黨黥布  
 數千出張敖其士馬皆百練之餘其器械皆摧堅之舊  
 其父老習聞兵而不為怪其將校玩于兵而無所苦冒  
 頓雖強不如項籍其將雖強不如龍且諸將或分或合  
 或擊或守逞其誅秦滅項之餘威不數年而坐見匈奴  
 之弱矣說者謂冒頓狡獪難與爭鋒夫楚漢方拒滎陽  
 中原無帝彼以精騎長驅而進誰敢禁之徒恣睢于外  
 地其無能為可知或謂匈奴地遠阨塞非秦項比不知  
 武帝時衛青霍去病才出韓彭下尚能浮西河絕大漠

封狼居胥以還其不難深入又可知且夫功臣之不善終亦高祖有以啓之耳諸臣旣已列土爲王精兵奇策無所復用血氣方剛人人皆欲帝制自爲使當日者英雄疲老消磨于沙漠之場遺腹心如良平者監其軍高祖擁全兵而坐制關中諸臣旣欲立功且釋疑懼誰敢結黨而西向此一役也匈奴服而功臣亦全卽使弓以彈烏折狗以逐兔死其與殺之醢之亦迴殊矣服強胡而開國東夷南越莫不震恐稽首于漢其爲子孫計不遠且大哉文帝之卑辭厚幣武帝之黜武窮兵皆高祖不用其鋒之過也晉郭欽請及平吳之威徙邊郡內戎于襍地晉主不從啓五胡之亂劉裕克關中急圖篡事

旋卽棄歸致子孫受索虜之害唐太宗定天下擒突厥  
伐高麗厥後回紇且來助順宋藝祖欲復幽燕有志未  
成子孫寢弱此皆後世開國之明驗也天生五材民並  
用之誰能去兵高祖縱欲與天下休息亦宜使猛士守  
邊待其至而與之戰何至聽齊虜之言以女乞和爲天  
子不能庇一兒女以付虎狼又乞兒女之靈以安天下  
何其悲也使單于據天下豈少乃女乎且項王得太公  
不能爲質匈奴應聞之矣則又何有于公主始則談笑  
而棄父子鼎鑊終則涕泣而棄女子絕域失天性之恩  
納外夷之侮暮氣至矣悖莫甚焉厥後匈奴貽書呂后  
備極醜詆蓋已視高祖爲齊景公也然則季布諫伐之

言非乎曰今有遠行者足疲勿輟數十里尚可致息以  
坐則肉騰筋頤難舉趾矣不于高祖用兵之日一勞永  
逸乃于惠帝息兵之日死灰復然觀燬而動布誠老將  
言也唯十萬橫行之說不斬樊噲而斬婁敬庶可以謝  
天下哉

此與郭巨論同年甫十四受知于楊文叔先生雖  
于事理未協而筆情頗肆存之以志今昔之感自記

宋論

宋之病不病於小人而病於君子不病於君子之少而病於君子之多不病於君子之私而病於君子之公易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三代漢唐惟有君子爲朋專攻小人常懼不勝未有君子與君子自相攻而置小人于度外者也有之者自宋始宋君子太多故意見雜出而各自以爲是其自信太堅故躬自薄而厚責于人其居心太公故厚於責君子而薄于責小人夫國事聚聚然非一人所治也一人子孑然非獨力所支也古之君子知其如此故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非其類者鋤而去之推

其心非以便乎已也。期有濟於吾君吾百姓而便已之形迹亦受之而不辭。當其時豈無意見學術與吾爲異者乎。要在審其大畧其小降心以相從耳。又豈無仇怨之積怙權之譏側日于其側者乎。要在除君之惡惟力是視而不顧其後焉耳。此古大臣道也。宋之君子則不然。以相爭爲公。以乞退爲高。以責備賢者爲春秋法。以釋有罪爲犯而不校。是故歐公攻狄青。唐介攻彥博。伊川東坡互相攻。所攻者君子也。攻君子之人亦君子也。王曾欲誅丁謂。楊億救之。太后欲竄蔡確。范純仁救之。所救者小人也。救小人之人則非小人也。嗟乎君子小人昭昭然判若冰炭。猶慮人主徂而不察。况自相淆混。

反。眼。如。不。相。識。而。欲。人。主。能。識。之。乎。孔。子。曰。吾。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不。于。惡。之。之。嚴。不。足。以。見。好。之。之。切。劉。向。曰。月。雖。暗。明。於。星。之。光。君。子。雖。非。賢。于。小。人。之。是。宋。之。君。子。皆。汶。汶。而。不。察。也。且。刻。覈。太。至。必。有。不。肖。之。心。應。之。富。公。欲。誅。高。仲。謀。希。文。曰。恐。朝。廷。手。滑。日。後。吾。輩。亦。不。免。富。公。自。河。北。歸。中。夜。旁。皇。歎。曰。希。文。真。聖。人。也。夫。希。文。爲。宰。相。刑。賞。天。下。惟。其。當。耳。不。應。爲。日。後。吾。輩。計。富。公。識。深。力。定。亦。不。應。怵。於。利。害。而。悔。持。前。日。之。法。當。宣。仁。時。司。馬。當。國。熙。豐。小。人。眈。眈。虎。視。乘。間。欲。發。形。迹。已。露。諸。君。子。不。以。此。時。聯。同。人。之。歎。行。夫。之。決。而。乃。洛。蜀。互。爭。代。人。自。攻。過。矣。其。進。調。停。之。說。者。又。知。調。

停○小○人○而○不○知○調○停○君○子○何○也○今○有○鄉○民○掩○廬○盜○賊○環○伺○其○家○不○磨○刃○外○向○而○惟○聞○夫○妻○反○目○父○子○責○善○盜○賊○聞○之○寧○不○大○快○古○者○召○公○求○去○周○公○留○之○廉○頗○不○悅○蘭○相○如○下○之○蕭○曹○不○同○道○而○相○和○丙○魏○不○同○術○而○相○薦○唐○元○宗○將○幸○洛○陽○太○廟○災○宋○璟○奏○天○災○宜○停○巡○幸○姚○崇○曰○太○廟○乃○苻○堅○舊○材○故○壞○無○害○于○行○璟○遂○無○言○以○璟○之○剛○知○崇○之○諛○而○不○復○爭○者○不○肯○以○小○妨○大○而○傷○賢○者○之○心○爲○國○故○也○宋○則○不○然○臣○爭○於○朝○而○洛○蜀○分○儒○爭○于○野○而○朱○陸○分○欲○國○無○亡○得○乎○

郭巨論

吾聞養體之謂孝。養志之謂孝。百行不虧之謂孝。巨孝人也。卽慈父也。卽廉士也。兒可埋金可取。耶不能養何生。兒旣生兒何殺。兒以兒奪母食。故埋似母愛兒也。以愛及愛見。請所與者矣。見撫杯椀者矣。殺所愛以食之。是以犬馬養也。母投箸泣矣。奈何抑以埋聞。母弗禁似母勿愛兒也。以惡名慰母而以孝自名。大罪也是兒者。寧非乃母之皿食嗣乎其絕之也。殺子則逆取金則貪。以金飾名則詐。烏乎孝。雖然僅折其理未發其術也。爲之奈何。曰知某所有金。僞攜兒掘。駭于衆。曰金也。金也。天哀子孝。故余畀云爾。蚩蚩者見其金則驚。臨以天則。

又驚相與傳其孝不衰不然禁兒食可也棄若兒可也  
驚之以濟母食可也殺之亦無不可也而埋則何說設  
當日者巨不生兒無可埋巨多兒不勝其埋則奈何使  
巨見金揮鋤不顧如管寧然則奈何或掩其處別掘之  
以卜天心則又奈何韓愈書鄆人對以其剔股欲腰諸  
市若巨者其尤出鄆人上哉

張巡殺妾論

張巡可謂忠矣。然括城中老幼食之非訓也。殺妾非訓也。孟子曰：獸相食，且人惡之。又曰：民爲重，社稷次之，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子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孔孟之言，以爲有民而後有社稷，民秉三綱五常之性，寧使之死，而安不使之苟免，以生如禽獸也。睢陽危急，是去食時也。食去，民死，率其妾而死之，禮也。縱百姓食人，已失信矣。并食其妾，是朱粲趙思綰之爲，非忠臣訓也。臣事君猶子事父也。父餓且死，殺子孫以奉之，非孝也。或謂巡之殺妾，激軍心也。然軍人食之不足濟一日之窮，敵人聞之適足爲急攻之計。或

謂巡之殺妾望成功也。然巡有功則爵爲上公，妾無罪而形同犬彘于心，不安請于朝而旌之于事，無濟樂羊食子，吳起殺妻，其所以忍者殊而忍則一也。孟子曰：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殺一不辜而號忠臣君子爲之乎？然則鄧攸之抱從子而棄子，亦非歟？曰：子與姪天性也。濟則並生，不濟則並死，廢一不可理之經也。至于兩盡事之窮也。吳晉榮與魏戰，遇水人攀其船，船重將覆，船人以戈撞擊，榮止之曰：我求生，彼亦求生，俱生不得，俱死可也。嘻！此言也。足以証巡與攸之過矣。

殺妾饗軍按三國志滅洪已爲之不自巡始也巡得重名故論之後見池北偶談載巡妾報冤事撫青襟志載巡顯靈見何兼資解說妾係自縊非殺云云裨史言雖不經然是証人心之所同自記

徐有功論

生人仁也。殺人勇也。然生人之勇，甚于殺人之。何哉？殺人者，侃侃類公，縱乖于理，君上無所疑焉。生人者，迹類徇私，往往人未援而已先不免，非勇過賁育，其孰能之。余讀唐書至徐有功傳，而不覺涕之淫淫也。當武后朝，酷吏儼興，獨有功能持平，法人皆稱有功。寬厚長者而不知非，以知有功也有功，上與武后爭，下與酷吏擠，屢瀆于死而不懼者，其中有所守也。所守惟何？曰法而已矣。法者，聖人制之，祖宗定之，原非徒爲天下臣民設也。誠恐後世爲人君者，寬則弛，嚴則濫，惟予言而莫違，故設一定章程，以平天下之罪，以制一人之喜怒，而又付之

廷尉司寇俾抱此以與天子爭。奈天下之爲廷尉司寇者多。而如有功者少也。則亦有法如無法而已矣。孔子曰。吾未見剛者。曰守死善道。如有功者不愧其言。雖然。有功豈果縱朝廷法以失出爲名譽哉。昔徐邈在魏武時。人稱爲通。及在涼州。人稱爲介。或以問毛玠。玠曰。當魏武時。人皆毀車服以崇儉。而徐公不改其常。故名爲通。今士大夫風流相尚。而徐公不改其常。故名爲介。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當武后時。賢如魏元忠。薛季昶。俱以嚴見憚。而有功獨多。平反然。則史稱其多失出也。非真失出也。舉世失入。則有功以失出聞矣。猶之舉世尚通。則徐公以介稱矣。有功但知奉法而已。不

知其出與入也。且夫君子之救時也不可守其經而不達其變也。孔明當劉璋後治尚嚴有功當武后時治尚寬此因時而變者也。崔郾治鄂則寬治陝則嚴此因地而變者也。古之君子以矯時救俗爲達變後之君子以隨時徇俗爲達變使有功生于梁武之朝以麪爲犧牲殺人。不抵罪。吾知涕泣好生。迎台上意者。周興來俊臣輩俱能轉而爲之。而此時之引律。固爭必以殺人爲事者。安知非有功耶。君子自道其常而世人自異其耳目也。小人可使爲善而君子必不可使爲惡也。可勝嘆哉。吾又嘗疑惻隱之心人人有之。武后殘酷人人知之。然而如有功者絕少。則非寬厚長者之難而守死善道之

難也。使有功，稍有畏蒞之見，爲后所挾持，必不能舜威。屈已履躓，屢起，惟其殺之不憂，赦之不喜，后雖驚，壽天性感動，而不得不重其人，不得不從其請，向之所喜，酷吏誅殺殆盡，而有功三坐大辟，卒能晏然以官壽終。其初心必不自意至此，而卒其所以至此者，其中又有天在，故也。嗚呼。

小倉山房文集卷二十一

錢唐袁枚子才

高歡宇文泰論

取。天。下。者。馬。上。也。治。天。下。者。非。馬。上。也。開。國。者。必。使。其。治。天。下。之。心。勝。其。取。天。下。之。心。而。后。可。以。固。本。而。垂。基。予。觀。高。歡。宇。文。泰。之。廢。興。而。愈。信。古。人。之。不。我。欺。也。歡。與。泰。出。處。相。若。才。相。若。勝。敗。相。若。鄴。下。關。中。之。形。勢。亦。相。若。乃。歡。死。齊。無。一。令。主。而。齊。卒。滅。于。周。者。何。哉。蓋。歡。知。所。以。取。不。知。所。以。治。泰。知。所。以。取。兼。知。所。以。治。故。也。夫。取。天。下。者。武。也。治。天。下。者。文。也。取。天。下。者。將。也。治。天。下。者。儒。也。歡。有。十。萬。秋。千。不。能。抵。一。蘇。綽。泰。得。劉。璠。比。

之陸機擬人其倫歎得陳元康稱爲孔子令人喟噓歎  
父子奪妃啓文宣武成之亂泰明經講學啓武帝之好  
儒夫當兩雄相角時譬如艾旃爲防其旁伺以千鈞之  
弩稍有間則破且入之矣以父子兄弟淫虐之朝而當  
數世重道崇儒之主其能無敗乎雖然泰非知道者也  
泰親醜其君較歡尤逆其所行均田府兵大誥學校亦  
不過附會古方于萬一而已然爲田于大旱之時畢竟  
有桔槔一日之功者其苗後枯若鹵莽而種之則亦鹵  
莽而報之理固然矣或謂高洋虐過梟狼殊難化誨然  
其爲世子時見射棚盡人形責高隆之曰棚土習射作  
獸形可也何爲終日射人是其初心未嘗不愛人也使

歡善教之因其不忍之心而推廣之安知非令主也縱  
之不教而瞿瞿然以候景爲憂不以家法爲念可謂不  
知本矣隋文帝亦曰常恨高歡不能教其兒子當時早  
有此論然文帝知教兒子而不知其所以教故其視字  
文也亦愧焉嗚呼宇文且足尚而况乎真能行聖人之  
道者哉

張良有儒者氣象論

伊川稱良有儒者氣象余甚惑焉若良者范蠡范雎之徒耳何儒之有謂其能報仇與則荆軻聶政皆儒謂其能決勝與則蕭何陳平皆儒在良豈忠于韓哉鄴生勸立六國時良果爲韓正當成人之美使韓有後矣發八難以阻之則韓絕且良亦豈忠于漢哉良見高帝春秋高思自託于呂氏故詭爲太子樹羽翼其子辟彊年才十五童子何知而說丞相授諸呂以兵非良之貽謀而何倘太尉不得入北軍則劉氏又絕儒者絕兩國可乎或謂良善藏其用明哲保身類儒不知良之用久已盡矣其中無所藏也良教高祖誅降背約智囊已竭此外

不聞有久安長治之道告高祖而高祖不用者叔孫制朝儀陸賈作新語旁人紛紛自附于儒良居其間漫無可否其所藏者果何用耶若僥倖免禍則爾時不將兵者俱善終不獨良也然則伊川最重儒而偏許良何與豈以其狀貌恂恂類婦人女子之故與

駁唐鑑李德裕論

報恩類喜報怨類怒喜怒者皆性情之所必不容已者也然喜怒以類者鮮矣故聖人不禁人之報怨而但教之以直若曰怨其所當怨亦報其所當報可耳若必矯其情而姝姝然曰我但恩報不怨報也則消黑白而蔽天良其所謂報恩者亦偽也唐鑑稱李德裕裴度俱爲賢相而李以報怨故致胤死海上不能如裴之善終又曰李之黨多君子牛之黨多小人李報牛是以燕伐燕陋哉范氏之說也孔子曰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李旣爲君子牛旣爲小人以君子攻小人所謂惡不仁也非報怨也若不問其何以怨何以報而但以爲有怨無報

是文王聞崇侯讒已不當伐崇周公聞管蔡流言不當  
誅管蔡也漢蓋勳救正和曰我爲梁使君謀非爲蘇正  
和也怨之如初設蘇有當死之罪勳必殺之穆宗用裴  
度不專故度不得行其志度果大用則李宗閔皇甫鐸  
輩度亦必殺之何也不惡不仁不足以爲仁也夫刀鋸  
者聖人之所不能已也虎豹者造物之所不能馴也純  
臣愛君之國甚于愛己之名故除小人如農夫之除艸  
惟力是視苟有避嫌之心調停之說與寬一分爲將來  
餘步恐朝廷手滑吾輩亦不免凡此者皆私心也皆中  
人以下語也宋之天下所以不振者正坐當朝大臣少  
一德裕耳溫公作通鑑以德裕受維州爲非故棄米脂

四郡以與西夏范氏作唐鑑以德裕報怨爲非故于熙豐小人。不勸誅戮兩賢之意。自謂薄德裕而不爲宜。若國安身安。俱如裴度之善終矣。卒之國不安。至淪沙漠。身不安。幾至刳棺較德裕之禍。只一身罪止一竄者。反較酷烈。豈非識力不純斤斤于禍福論人之故哉。若夫黨。又不可繁論焉。洛黨蜀黨。荆黨皆賢人也。其道宜散。宜解。而不宜結。牛李二黨。一君子一小人也。爲君子者。宜報。宜殺。而不宜寬。宣宗居藩。受武宗狎侮。故登極後。復僧寺。貶石雄。專改舊章。不用毛髮。浙灑之李太尉。自有汗透重裘之令狐綯。至矣。然一則威服三鎮。一乃郊迎。龐助捨騏驎。而策駑駘。其效不彰彰可觀乎。厥後周。

擯入相韋奧戒曰願相公無權蓋亦有戒于德裕而爲此言不知門生天子之日權終不在相公也善乎宋尹源之答客問曰人臣不忠孰大曰無過爲大嗟乎若德裕者固人臣之有過者歟

姚崇宋璟論

唐姚宋並稱而議者多優宋而劣姚余謂不然夫佗佗矜矜萬仞壁立立于朝使百辟消其邪心此臣道之如山者也宋璟是也靜深有謀涵蓋一切惟幾也能成天下之務此臣道之如海者也姚崇是也然而山雖高蛟龍不居海雖渾變化不測余故曰崇勝也夫人主之懷諫而暱小人者情也所貴爲大臣者不逆其情而善誘之以歸於道不必有排斥小人之迹而能使之與人主日疎崇之對幸東都與其黜姜皎罷魏知古者皆璟之所不屑爲而亦璟之所不能爲者也吾嘗謂天寶之禍宋璟在猶可憂而姚崇在則無慮何也彼明皇者英主

也其畏璟而愛崇也素矣源乾曜奏事稱旨必曰姚崇之謀不合則曰何不與姚崇議之自崇死而天下無如崇者李林甫始得以才見用然臨軒之禮卒不相假者終知林甫之非崇也知其非崇而必用之者太平日久而樂用才臣以自暇自逸則姑任之爲快而張九齡者宋璟儔也有其道無其術道不合則爭爭不得則去九齡去而天下無爭之者李林甫始得以才見用使其時有若崇者爲之內娛主意于所甚安而陰以計擠小入于外則終元宗之世林甫不得專政而祿山不得入宮矣且人但知爲璟難不知爲崇難但知用璟難不知用崇尤難張易之譏魏元忠使張說爲証說許諾宋璟

要之卒以收悔崇告謁十餘日諸事委積慮懷慎不能  
決惶恐入謝夫以張說之反覆而一旦效璟卒爲正人  
以懷慎之忠清而終身效崇不能決事豈非德易及而  
才難強者乎人主雖非甚聰皆能涉獵書史審察邪正  
若璟之犯顏諫諍公罪也中才之主雖重違其意而心  
固識其忠若崇之細行不矜所使者以賄敗此私罪也  
苟非大度之主又安能用之而不疑今有棟梁之材而  
不免贅疣之形此固衆人之所棄而大匠之所取也嗟  
乎從來君子之自爲往往多疎小人之防身往往多密  
以姚宋之賢開元之治兩人皆以微罪行不久于其位  
李林甫獨專相二十餘年君臣魚水彼其罪過必十倍

姚宋萬萬矣。然而明皇甘以天下付之。至于高力士諫而猶不悟。豈其工于防君子而拙于防小人哉。要知姚宋之過易于見聞而林甫之惡難于發露。故也。讀史至此不能不掩卷而深感慨焉。

此已未館課題也。時習翻譯不與課。灤陽相公嫌諸翰林多優宋而劣姚。特授意命作似亦未乖于正。姑存之。白記。

宋儒論

古。今。來。尊。之。而。不。虞。其。過。者。孔。子。一。人。而。已。其。他。則。尊。之。者。畧。溢。其。分。則。攻。之。者。必。損。其。真。過。尊。者。迂。過。攻。者。妄。此。吾。宋。儒。之。論。之。所。以。作。也。今。有。飛。隼。集。于。高。墉。天。下。之。善。射。者。皆。操。弓。挾。矢。而。至。非。射。隼。也。射。其。集。于。高。墉。也。不。知。隼。果。高。射。之。亦。何。傷。于。隼。然。必。以。高。墉。爲。惟。隼。所。居。而。不。敢。一。窺。其。巔。則。又。悞。矣。夫。宋。儒。之。講。學。而。談。心。性。者。際。其。時。也。氣。運。爲。之。也。今。之。尊。宋。儒。者。亦。際。其。時。也。氣。運。爲。之。也。是。何。也。漢。後。儒。者。有。兩。家。一。箋。註。一。文。章。爲。箋。註。者。非。無。考。據。之。功。而。附。會。不。已。爲。文。章。者。非。無。潤。色。之。功。而。靡。曼。不。已。于。是。宋。之。儒。舍。其。器。而。

求諸道以異乎漢儒舍其華而求諸實以異乎魏晉隋  
唐之儒又目擊夫佛老家講張幽渺而聖人之精旨微  
言反有所闕而未宣於是入虎穴探虎子闖二氏之室  
儀神易貌而心性之學出焉夫創天下之所無者未有  
不爲天下之所尊者也古無箋註故鄭馬尊古無詞賦  
策論故鄒枚鼂董尊古無圖太極而談心性者則宋儒  
安得不尊然而箋註帖括明經之科變矣詞賦策論進  
士之科變矣元仁宗以經義取士以程朱爲式則至今  
猶未變也明祖開國又首聘婺之四先生勸頒朱註以  
取士而宋學從此大昌易所謂窮則變變則通正此之  
謂吾故曰宋儒之講學人之尊宋儒者皆際其時也氣

邈爲之也。雖然講學在宋儒可在今不可尊。宋儒可尊。宋儒而薄漢唐之儒則不可不尊。宋儒可毀。宋儒則不可又何也。曰孔子之道若大海然萬壑之所朝宗也。漢晉唐宋諸儒皆觀海赴海者也。其註疏家海中之舟楫。椀蓬也。其文章家海中之雲烟草樹也。其講學家赴海者之郵驛路程也。路程至宋定矣。盡矣。但少一行者耳。未之能行。惟恐有閒。何暇再爲之。貌其迹而拾其藩乎。有源而無流。溝井之水也。有本而無末。槁暴之木也。安得不考名物象數于漢儒。不討論潤色于晉唐之儒乎。若夫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學者。果能望道有見。殊途同歸。當亦宋儒。

所深望又何必乘間抵隙摘其過沒其功眈眈然妬其  
兩廡之餐而思攫之也然則宋儒之於聖道其果至矣  
乎曰難言也觀高堅前後仰鑽之歎則知顏淵之于孔  
子有間矣觀性命誠明迂遠之說則知思孟之于顏閔  
又有間矣此無他生知學知困知之次第終不可泯而  
可語上不可語上之說夫子已明言之宋儒雖賢其能  
在顏閔上哉其能符聖心而毫釐不失哉後世學者未  
必能勝宋儒亦未必不如宋儒要惟是其言而不必迂  
拘墨守非其言而不必菲薄詆呵則所以論宋儒者定  
矣所以論漢唐魏晉諸儒者亦定矣

駁公羊氏宋宣公議

宋宣公知其子之不賢立穆公穆公感宣公之義立殤公二君能行古人之道足以風世公羊曰宋之禍宣公爲之東萊氏比之燕噲此悖理傷教惑之大者也不可  
不辨宋殷後也兄終弟及殷之先王有行之者矣傳曰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是殤公非令主也華督殺孔父淫其妻殤公平日之政刑可知矣使宣公居正而立之其禍尤速也華督先有無君之心而後動于惡非先有立公子馮之心而後弑殤公也督既懼誅必有所弑督既弑君必有所立是時雖無穆公殤公不免于禍雖無公子馮殤公亦不免于禍宋之禍華督爲之

殤公自爲之而謂宣公爲之乎使穆公在督必不敢爲  
惡殤公亦得終其天年矣宋之禍謂宣公弭之可也謂  
宣公爲之不可也穆公之立殤公非宣公意也督之立  
公子馮非穆公意也督之弑殤公亦非公子馮意也惟  
馮立而不正討賊之義且寵其位以督爲宰則馮之不  
賢又可見矣與其立不賢之子以墮社稷不若立兄之  
子以成先君之義穆公可謂賢矣宣公可謂知賢矣春  
秋時弑君三十有六彼皆父子相傳公羊所謂大居正  
者也其禍又誰爲之乎後世宋太宗殺德昭立其子爲  
萬世誦君子曰執居正之說以濟其不仁之心太宗之  
禍公羊爲之也

駁蘇子肩到嗜芟議

肩到嗜芟臨卒命薦芟子木不從國語是之柳子非之  
蘇子作論顧柳子袁子曰是蘇子之顧非柳子之陋也  
蘇子之言曰父子平日可以恩掩義死生之際不可以  
私害公謬矣父子之間有私而無公禮曰子不私其父  
則不成其子孟子曰父子之間不責善果芟非禮萬不  
可薦當父彌留啣芟之際子木宜涕泗而諫不欺其  
父於地下矣不幾諫於生前而責善於死後是欺其將  
盡之魂而餒其求食之鬼也蘇子曰恐其父以飲食之  
名聞於諸侯則更謬矣夫盪豆之事其昭告於鄰國者  
古未有也卽儀禮所載麋廬鼎俎雖有定數然考之三

傳徵之史冊未聞有列國之諸侯大夫爲增一果減一牲而受美惡名惟屈建之類稱博引以禮奪情然後其父嗜芟傳於人間其子撤芟又傳於人間揚其父爲飲食之人而顯其身爲守禮之士致千百世後有蘇子者猶嘒嘒然陋其父而孝其子是皆子木之使之聞之也使屈到嗜之子木薦之則家庭常事人間比比然矣民不及知而書亦必不載也且先王已立廟矣復爲之立寢者原以伸人子之私使之思其所嗜思其所欲也中庸曰設其裳衣薦其時食裳衣豈有一定之衣而時食寧有一定之食哉月令以含桃羞寢廟南朝以笱臘薦帝后猶能倣而行之使子木抑其禮於廟而申其情於

寢未爲不可也。蠻夷大夫楚氛甚惡。原不足責而邱明  
蘇子身爲丈人不知孝。並不知禮何也。然則魏武子陳  
子車之索列其亦從之歟。曰殺人以成孝。吾未之前聞  
彼則所謂亂命也。然則何以不諫。曰諫則其父必命列  
者先死矣。是又宜將順以幹其蠱也。君子之於孝也。審  
其大小輕重而已矣。

書院議

民之秀者已升之學矣民之尤秀者又升之書院升之學者歲有餘升之書院者月有餘此育才者甚盛意也然士貧者多富者少于是求名賒而謀食殷上之人探其然也則又拔區區之稟假以震動黜陟之而自謂能教士噫過矣夫儒者首先義利之辨又曰不爲威惕不爲利疚聖人訓也今疚之以至微之利而惕之以至苛之法其謀入焉者半苟賤不廉者也苟賤不廉之人養之教之何所用之夫養士與養兵不同兵非民之秀者也然今養兵者習騎射擊刺不過月有考歲有稽而已固未嘗關其出入禁其居處也教士者加苛焉是視士

不如兵也。然則書院宜如何？曰：民之秀者已升之學矣。民之尤秀者，升之書院。民之尤秀者，一郡中不數人。吾寧浮取之，以備教。則亦不過郡二三十人而已。以餼數百人之費，餼二三十人，既可贍其家，絕其旁騫。而此二三十人者，師師友友，絃歌先王之道，以自樂。則又安得有害羣之馬，侮張佻險于其間。耶？爲之師者無多，弟子博習相親，以故憤易啓，悱易發，經義易傳，治事易治。國家他日用人，捨書院其焉取之？中庸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孟子曰：堯舜之仁，而不徧愛，急親賢也。卽此意也。漢州郡貢士戶二十萬以上，才舉一孝廉以京師之大，而太常弟子不過五十人。以吳公之賢，洛陽之盛，而

所舉秀才僅賈誼一人其慎重何如然則彼之舊隸書院而藉以養者將汰之歟曰養士與養孤寡不同彼哀其終而收之此謹其始而擇之也而云何不汰也然則何以知其尤秀者而擇之曰取人以身擇士者秀則所擇者亦秀所謂規有摹而水有波也嗟乎今之寬于養士者既視之如無告之窮民而嚴焉者又視之出兵以下且不知已先求知人此予之所以嘆也不然書院在在有也而不聞受其益者何也